

工廠管事的靴底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工廠管事的靴底

巴·巴若夫著 李佺民譯



基本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工廠管事的靴底
 2. 傑米陀夫的紅袍
 3. 礦層中的劇烈變遷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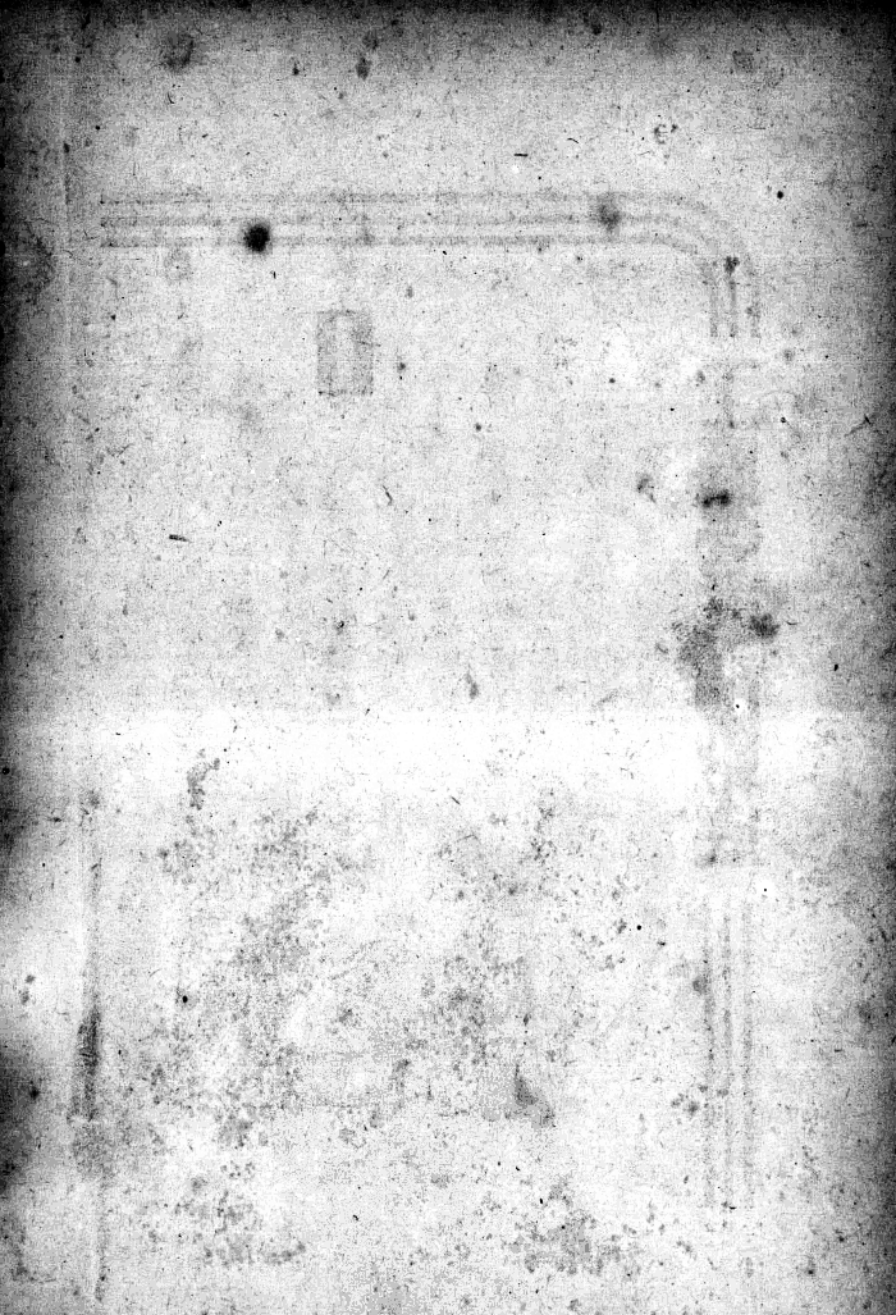
原著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譯者	李 俠 民
出版者	基 本 書 局
	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一三號
發行者	童 將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
印數：0001—3000

書 號：(6)
定 價 3,300 元

工廠管事的靴底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波列伐亞（註）曾經有過一個工廠管事，他的名字是賽維里揚·康達拉季奇。喔赫，兇橫得很，兇橫得很！自從工廠成立後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傢伙。他是惡狗裏面的惡狗。簡直是野獸！

工廠裏的事務，你聽着吧，他什麼也不管，只曉得鞭打工人。他出身貴族，也有過自己的田莊，但結果被他敗個精光。這一切也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兇橫殘暴。啊，多少農奴死在他的鞭子下。最後，甚至打死了別人的奴隸。呶，出了大岔子，無論如何遮蓋不過去了。被人家告到官府裏去——結果，賽維里揚被法庭判決，流放到西伯利亞來。也就是說，到我們的工廠裏來了。杜爾查寧諾夫老爺——我們的廠主——接受了這樣的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而且立刻派賽維里揚到我們波列伐亞來擔任工廠管事。

「請你費心把那兒的工人們管教一下。假使打死幾個人，也決不會連

（註）

波列伐亞——工廠名。是烏拉爾綏賽爾契山管區五個工廠中資格最老的一個工廠。在這個地方傳說最多。當時的廠主是杜爾查寧諾夫老爺。但他常住在綏賽爾契工廠那面。

果你上法庭的。只要那兒的工人們能够安靜。你瞧，他們在那裏做了些什麼事……」

在波列伐亞，工人們曾經把一個兇狠的管事捉住了，使他坐到燒紅的鐵塊上去。這樣一來，就使他在一個鐘頭之內活活灼死。自然囉，工廠當局把所有的工人都鞭打過了，卻找不出哪個是兇犯。

「誰也沒有把他按到鐵塊上去過。是他自己坐上去的。可能中了炭毒，也許是暈了。大家把他從鐵塊上拉了起來，可是已把整個屁股燒得連骨頭也露出來了。這樣，你知道，定是天意，叫死神從屁股後面進去。」

爲了這個緣故，廠主老爺就選中了這個比獅子和蛇還要兇殘狠毒的傢伙，來恐嚇和對付工人們。

於是，這個殺人強盜賽維里揚，居然變成了我們的工廠管事。他呀，你聽着吧，非常大膽，但同時也明白：工廠不是農莊，工人們是不容易對付的。你瞧，工人們老是成羣結隊的，廠裏地方又狹窄，而且近着爐火。什麼人的

手裏都有武器……鐵鉗子一動，鐵鎚一揮，或是用彎曲的鐵板當頭一下子，叫你喊聲哎喲也來不及。這是很普通的事：他們可以把你的頭往滾軸或者是爐火中送，他們可以說，走得太近了中了煤毒，或者是不小心被滾軸拖上去軋死了。前一個管事，就是這樣被工人們活活燙死的。

於是賽維里揚替自己挑選了衛隊。誰知道他從哪裏挑選來的！一個比一個更結實更兇狠。所有這些傢伙，是人類社會裏最下等的渣滓——流氓隊裏選出來的惡漢。他帶着這批兇狠的衛隊到工廠裏去。賽維里揚自己走在最前面，手裏是兩指寬的皮鞭，鞭子的末尾是分開來交叉着編結起來的。他的衣袋裏放着四銃的短槍，四個銃管裏都裝好了彈藥，槍匣子從袋裏向外凸出。在賽維里揚身後跟着上面說過的一羣：有的拿着棍子，有的佩着腰刀，有的拿着短槍。個個神氣活現，活像兵士們在列隊行進。

第一件事就是詢問驗貨員（註）。

（註） 驗貨員——檢驗工廠出品是否合乎標準的辦事員。

「哪個工人在偷懶？」

驗貨員是個唯命是從的傢伙。他已經知道：對賽維里揚說每個工人都工作得很好是不行的，這樣一說，他自己得首先倒霉——馬上吃皮鞭。於是那個驗貨員開始對工人們吹毛求疵地找起岔子來。他說誰工作得很好，誰馬馬虎虎，誰最糟糕……他但求自己能逃掉皮鞭。驗貨員這樣瞎說一陣以後，管事就對一個倒霉的工人逞起威風來。你聽着吧，他親自動手鞭打，還命令不給那個工人吃東西。他一向就歡喜這樣折磨人，這已成了他的天性。一句話，他是個殺人強盜。

起先，賽維里揚還不敢到銅礦的礦穴裏去。沒有經驗的人，一到地底下就會覺得非常可怕，即使有人領路也不濟事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礦穴裏漆黑一團，一線光亮也沒有。即使是廠主老爺自己下礦，給他點上了礦燈也不行。你拿着礦燈把它燃着了，也只能看到燈的形狀。呶，還要加上潮溼。而且礦洞裏的工人們是被苦工累壞了的人。對於他們，死去或者活着——橫

豎都一樣。工廠當局的人員對這些絕望的工人們最害怕。除此之外，賽維里揚還聽到過銅山裏面有個「銅山娘娘」。據說，「銅山娘娘」最不高興別人在礦裏折磨和鞭打工人。所以賽維里揚起先很有些害怕。但漸漸地，他的膽子大了起來。他帶着自己的衛隊下礦去。從那一次起，他就不怕了，而且變得格外兇殘。過去，他鞭打礦工總是帶到地面上來的，現在卻想出新花樣來了。這位管事大人索性直接走到礦洞裏，用皮鞭或者不論什麼拿到手的東西，向礦工們亂打。他每天下礦，心中唯一的打算就是怎樣更惡毒的折磨礦工。哪一天打傷和打死的工人愈多，他心裏就愈痛快。他撚着自己的鬍子，響起沙啞的喉嚨，向礦裏的監工說道：

「喂，老傢伙，準備好升降機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啦。我可打够了！」

這樣，他在礦山裏作威作福地過了一個禮拜。於是出了事情。那天他在礦穴裏剛告訴礦山監工準備好升降機，突然從礦底下發出一陣聲音。那聲音是這樣的響亮，好像就在近旁：

「當心！賽維里揚，不要弄到連你的靴底都不能遺留給你的孩子們作紀念（註）！」

管事惡狠狠地喊道：

「誰在說話？」

他向發出聲音的地方轉過身去，可是立刻倒在地上，險些兒把腳踝也扭斷了。原來他的兩腳好像被人家釘在地面上一樣，好容易才拔起了雙腳。他聽出那聲音是女人的聲音。管事暗暗吃驚，但表面上卻裝出毫不在乎的樣子，好像什麼也沒有聽到。但賽維里揚手下的那批惡狗呢，卻都不敢作聲了，看起來都是垂頭喪氣的。這下子，工人們都明白：娘娘親自對管事發了威。

這就很好。管事不到礦裏來了，礦工們稍微喘了口氣。只是這並不長久。你瞧，管事對這件事覺得又羞又怒，因為聽到過娘娘聲音的礦工們對管事嘲笑起來，說是賽維里揚也膽怯了。這句話對他比刀子剜心還難受。因

爲他一向在人前誇口，說是誰也不怕。他一到碾壓工場裏，那裏就有人在叫喊：「嗨，留心你的靴底！」這句話本來是工人們日常說的口頭禪，他們說這句話的意思，是用來警告那些在熱鐵板旁打呵欠的工人的。但管事卻暗自想道：「他們在嘲笑我呢！」他覺得又羞又惱，但他並不去查究那個喊「留心靴底」的人。這一次，他甚至對工人們連鞭子也沒有動一動。他站在碾壓工場中間，當着許多工人們對自己的那羣爪牙喊道：

「好久沒有下礦去了。今天該上那兒去整頓一下。」

他們全降到礦山裏面去。這一次，管事的那股狠勁是從來不曾看見過的。他們一面走，一面鞭打着礦工。他想向一切人證明：他是什麼人也不怕的。但是，那聲音又響了：

「賽維里揚，現在我第二次警告你。可憐可憐你自己的年幼孩子們吧，

（註）俄國人的風俗，人死後把靴子留下。這兒的意思是叫他不要繼續作惡，等到死到臨頭就來不及了。

你一定要做到只把一雙靴底留給他們麼！」

管事向發聲的地方回過身去，頓時就像上次那樣跌倒在地上。他覺得兩腳陷下去拔不出來了。低頭用礦燈一照，他的兩腳陷到礦底的岩石裏，足足有一寸深，想拔出來，除非用鶴嘴鋤才行。好容易把兩腳掘了出來。只是靴面已經露出牙齒向他微笑——原來靴底已留在石頭裏了。

管事嚇得不敢做聲，可是當他一到了地面上，膽子又壯了。他向自己的嚶囉們問道：

「你們聽到了什麼嗎？在礦裏？」

有些人說道：

「聽到的。」

「我的腳陷到泥裏去了，看到沒有？」

「看到的，」他們答道。

「你們怎麼想——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嘍，自然，起先大家都默默地不敢作聲，然後其中的一個膽大些的說道：「不是別人，是『銅山娘娘』自己給你顏色瞧。好像在威嚇着你，但她要用什麼手段對付你，卻不大明白。」

「那末，這樣，」管事說道：「大家聽我吩咐。明天一早，大家都準備好下礦。我要給他們瞧顏色，膽敢在礦裏藏着個女人來恐嚇我。我們要搜遍所有的礦洞和岔道，捉住那個賤女人。我只要拿起這條皮鞭啪，啪，啪，啪，五下子，就叫她的靈魂出竅。聽到了我的話嗎？」

他回到家裏，在老婆面前誇起口來。他的老婆，是個女人家，自然囉，哭起來了：

「啊，啊，唉，唉。你要留心，賽維里揚努希科（註）！最好叫個神父來保護你。」

真的，喊來了神父。這個神父唸了經，在賽維里揚的頸子上掛了神像，

（註）賽維里揚努希科——爲賽維里揚的親暱稱呼。

又用聖水灑了他的短槍，然後說道：

「用不着害怕，賽維里揚·康達拉季奇。即使在礦裏碰到什麼邪鬼，只要唸『上帝保佑』就保你沒事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東方才發白，管事手下的一夥人都聚集在升降機旁。別人都是垂頭喪氣的，只有管事自己像雄雞般昂頭闊步地走過來。他挺起了胸脯，聳起了肩膀。大家一看——他脚上穿着一雙簇新的皮靴，光亮得像鏡子一般映得出人臉。賽維里揚用皮鞭啪啪抽響脚上的新靴子說道：

「這次再弄壞靴底，一定叫監工看我的顏色，叫他知道以後該怎樣清除礦裏的污泥。我決不饒恕他，不管他在礦裏服務過了二十多年，我也要剝他的老皮。而你們，下礦後第一樁事情就是給我找到這個賤女人。誰能把她捉住，我一定賞他五十盧布。」

他們都下了礦，鑽到每一個角落去找尋。於是，像往常一樣，管事領着頭，手下的那批惡棍跟在後面。嗨，礦道裏狹窄得很。他們一個挨着一個走

去，像一條拉得長長的鎖鏈。突然，管事看見——有人在前面招手。那個人提着一盞礦燈在前面輕盈地行走。到了轉角處才看清楚，原來是個女人。管事大喝道：「站住！」但她好像沒有聽見一般。管事開始奔跑着去追她，可是他那批忠心的奴僕們卻並不肯上前。個個嚇得混身發抖。因為他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：這定是「銅山娘娘」本人！但同時又不敢向後轉，因為給賽維里揚知道了會被她打死的。管事一面向前追，一面不斷地威嚇着，但總是追不上那個女人。自然，他像狗吠一般什麼都罵出來了。但她卻連頭也不回。現在，他已追到一個礦道裏，在這個礦道裏，一個礦工也沒有。

突然，那女人轉過身來，整條礦道立刻照得雪亮。管事一看——在他面前站着一個筆墨不能形容的絕世美女，兩條眉毛長長的鎖在一起，眼珠子像黑煤一般光亮。

「嘿，」她說，「讓我和你算賬，你這殺人強盜！我曾預先警告過你：叫你快歇手，而你怎樣？竟敢向他們誇口，說是用皮鞭抽五下子就能打死我。」

現在你怎麼說？」

但是賽維里揚惡狠狠地喊道：

「我還要做得更兇些。喂，萬尼加，葉菲姆加，快捉住那個姑娘，把她拖出去。捉住那個賤丫頭！」

那些話是他向手下人說的，他以為他們就在自己身後。但他正說的時候，卻覺得自己的兩腳又陷到岩石裏去了。

「喂，快上這兒來呀！」喊着的彷彿已經不是他自己的聲音。
可是姑娘向他說道：

「還是不要喊破喉嚨的好。你的狗奴才已不能上這裏來了，他們馬上就要活不成了！」

她這麼輕輕地把手一揮，管事立刻聽到身後發出一陣天崩地裂的礦道崩陷的聲音。管事回頭一看，身後全是岩壁，好像從來不會有過什麼礦道似的。